

● 书 评

哲理诗心船山魂 ——评介《王夫之评传》

吴 根 友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吴根友(1963-), 男, 安徽枞阳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明清哲学、中西自由主义思想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49.2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5-0632-02

自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有关船山研究的著作不可谓之少。然而, 在众多研究著作文章中, 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是: 如何理解船山浩繁文字中新旧矛盾之处? 新出的《王夫之评传》通过仔细考察船山一生的坎坷曲折道路, 将其一生分成五个时期, 对其很多重要著作的创作时间及其内容进行了仔细的分析, 得出了这样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早年的船山思想更为接近朱子, 而具有独创性的新思想大多表现在其中晚年的著作中, 以思想史的顽强史实说明了这样一个学术问题: 即船山哲学的主流乃在于“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方面。如果不了解这一点, 而仅仅看到船山极为宏富的著作中一些与“他的创新思想自相冲突的陈腐内容”, 纵然有文本根据, 亦不免一叶障目而会对船山哲学的精神作出谬误的判断(该书第 604 页, 下同)。因此,《评传》对船山哲学精神作出了如下的概括: 船山哲学绝非“本朱子而黜异端”, “而是精研易理, 反刍儒经, 熔铸老庄, 吸纳佛道, 出入程朱陆王而在更高的思想层面上复归张载, 驰骋古今, 自为经纬, 别开生面。”(第 87 页)展示了船山哲学吞吐百家、自成一家之言的博大精深气象。

自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侯外庐以降, 有关船山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的分析已经十分详细, 可谓“累丸累到十枚时”(龚自珍语), 然即使如此,《评传》在这方面仍发掘了大量的新史料, 深化了对船山新思想的认识。如在政治思想方面, 以往著作大都注意到了船山大反“孤秦陋宋”、批评申韩之儒, 主张君权“可继、可禅、可革”, “不以天下私一人”等进步的民主思想。《评传》则发掘了另一些新史料, 如船山将专制政治的根源上溯到周文王, 并对儒家政治传统的崇拜偶像周文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以生动而又顽强的史实揭示了船山政治哲学批判的深刻性。船山认为, 文王立制, “恃一人之耳目以弱天下”, 不设相位而虚设三公之位, 使对帝王权力的监督化为乌有, 结果造成了“侯国分割, 杀掠相仍者五百余年, 以成唐、虞、夏、商未有之祸”(第 380-385 页)。

在经济思想方面, 以往的许多著作大都看到了他“惩墨吏, 舒富民”的重商思想。《评传》则重新发掘出船山重视发展私人经济, 主张土地私有的思想: “若土, 则非王者之所得私也”。“王者能臣天下之人, 不能擅天下之土”(第 487 页)。还有开放国内国际市场等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气息的经济思想, 如船山提出的经济无国界, 无政治之分畛的思想: “据地以拒敌, 画疆以自守, 闭米粟丝枲布帛盐茶于境不令外鬻者, 自困之术也, 而抑有害机伏焉”。“夫唯通市以无所隐, 而视敌国之民犹吾民也, 适度国之财皆吾财也”, 则可以达到“抑济吾之匮乏”, “本固邦宁”的政治目的(第 475-479 页)。

如果说,《评传》对船山的思想研究能够取得如上突出的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新出的《船

山全书》为作者提供了比前人更为丰富的研究材料而导致的结果。然而,《评传》所具有的匠心独用的构思,努力画出船山哲理与诗心相融合的伟大灵魂,则是两代学人共同合作的结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曾提出了这样一个美学主张,说是画鬼魅最容易而画犬马最难,因为犬马有形而鬼魅无形,有形之画,参照实物,立判好坏;无形之物,随意挥就,无法验证。而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亦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巧”。皆突出了写实之难。然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有时是“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实相易得,而神情毕肖难求。像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等传记作品,旨在刻画传主的灵魂,这又是传记作品的另一种境界。所谓“数点梅花天地心”,有时几句诗胜过大篇论文。而中国哲人大多能诗。对于一个哲学家兼诗人的王船山,要画出“船山之魂”,又有比把握一般的思想家有为难之处。可以这样说,不懂得苦难,就不懂得贝多芬;不知道如何战胜苦难,将欢乐留给人间,就不能理解贝多芬的伟大心灵。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不懂得中华民族的苦难就不懂得王夫之,不知道在苦难中开掘生的希望,就不能理解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的伟大灵魂。梅花之所以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象征,正在于她能于严寒中吐放生命的光彩!《评传》的正文九章重在揭示船山哲学的精神和其历史地位,《评传》的“弁言”附录专门列出萧蓬父教授九十年代以来“湘西草堂杂咏十首”诗,则体现了解释者与被解释者在灵魂深处的视界融合。诗人哲学家萧蓬父教授正是通过诗的语言为我们画出船山的伟大灵魂:“蓬斋痴绝和梅诗,慧境芳情永护持”。慧境,即哲理;芳情,即诗心。而正是“诗心”,使船山在民族危难之际没有走入宗教的自我解脱,而是在审美的观照下超越了现实的苦难,以审美的情怀面向未来:“思芳春兮迢遥,谁与娱兮今朝”。“阆山中兮无人,蹇谁将兮望春?”(《评传》第79页)“年华虽老,不道今非”。“还应有,芙蓉出水,妆点钓鱼矶。”(《姜斋词集·鼓棹二集》《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766页)这一向往未来的诗情与他担负的“六经我开生面”的文化使命融为一体,体现了传主哲理与诗心的统一。

“玉在山而草木润,珠在涯而水不枯”。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的真精神正在于哲理诗心的交辉而表现出“慧境芳情”的融合。而“以意逆志”是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解释学的基本纲领。诗之三、四二首,萧先生以勾魂之笔画出船山少年时的诗心:“翩翩年少订诗社,冲破鸿蒙别有天”。“雪儿红豆少年诗,梦断章江月落时”。一扫古板而僵化的道学家之假相,绘出了一个富于理想而深于儿女情长的少年王船山之形象。诗之第八首,描绘了历史的交响乐章:“船山、青竹郁苍苍,更有方、颜、顾、李、黄。历史乐章凭合奏,同见林见树费商量”。让我们在三百年后的今天,依稀听到“天崩地裂”的时代里代表民族良知的士人们的共同心声。诗之第十首表达了作者与船山对民族文化命运的深切关怀,“盘藕修罗梦未圆,无穷悲愿堕情天。屈吟咏贾哭俱陈迹,唤取狂狷共着鞭”。传主与作传者的思诗视界融为一体。体现了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的“文化接契点”说——即将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看做是中国的现代文化的活水源头。

“蓬斋痴绝和梅诗,慧境芳情永护持。雪后春蕾应更妩,愿抛红泪沁胭脂”。两代学人,或以理,或以情神交古人,诗思契合,30多来,萧蓬父教授于船山研究抱拳拳之心,自1972年11月开始编写《船山年表》。在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我又查到当年萧先生抄写的许氏船山年谱草稿上下册。为写此文,萧先生特为我准备了一些资料,其中就有萧先生1972年编写的《年表》。我从先生手上接入手抄本,翻开一看,只见扉页上贴着岳麓上爱晚亭的一片枫叶,石船山上的杜鹃,还有虽已杳然而叶痕依然清晰地印于纸上的湘西草堂枫马坠叶。这些或存或亡的历史痕迹,正是老一代学者研究船山的真诚感情的标本:“芳情不悔说船山,弹指湘波二十年。今日濂溪忆风貌,芷香芜绿梦初圆”。如今,萧先生研究船山已逾30年了。这本《王夫之评传》的出版,庶几是“芷香芜绿梦初圆”吧。